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出版自由

〔英〕密尔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出版自由

阿留帕几底卡^①

[英]密尔顿著

吴之椿译

商务印书

198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出版自由

[英] 密尔顿 著

吴之椿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639-2/D·42

1958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2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4 千

印数 2,800 册

印张 1 3/4 插页 4

定价: 1.7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年2月

Milton's
AREOPAGITICA
A 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07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約翰·弥尔頓(1608—1674)是英国偉大的詩人和政論家,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参加者。

“論出版自由”是弥尔頓許多精心撰述的政論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他在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說詞。1644年是英国資產階級向斯圖亞特王朝作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期,革命内部的資產階級上層分子長老派害怕革命繼續深入,他們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力圖与王党妥协。弥尔頓为了爭取人民言論出版自由,写了这篇政論,向国会提出呼吁,并在演詞中对長老派提出了警告。

为了帮助讀者了解作者的生平及其思想,我們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譯出“弥尔頓”一文,作为附录附在原文的后面,供讀者参考。

位列議會審議廳^②的先生們可以向共和國的當軸諸公直接進言，但身居草野、沒有這種機會的人，如果看到有什麼可以促進公益的事情，便只能筆之于書了。我想他們在開始這一不平常的舉動時，內心的變化和激動，自然是不小的：有些人懷疑它的結果，另一些人則顧慮將受到某種責難；有些人抱着希望，另一些人則對自己所說的深信不疑。至於我呢，過去由於論述的題目不同^③，這些心情中的每一種都可能在不同的時候對我發生過不同的影響；在目前這一篇前言中，也可能流露出某種心情對我影響最大；但我在寫出這篇演說，同時又想起我所呼喚的人時，便使我內心的支配力量產生了熱情。這股熱情遠比一篇序言所能引起的情感更令人欣喜。我迫不及待地把這一心情表白出來。但我的熱情如果是每一個渴望自由並設法促進國家自由的人都有的歡樂和喜悅，那麼，我也是無可非議的；下面所提出的演說全文，雖然不能說是這些感情的勝利，但可以說是這些感情的證明。因為我們想獲得的自由，並不是要使我們共和國中怨懟從此絕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獲得這種自由；我們所希望的只是開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訴，並作深入的考慮和迅速的改革，這樣便達到了賢哲們所希求的人權自由的最大限度。如果我能够在此冒昧陳辭，這一事情本身就證明我們已經在相當大的範圍內，獲得了那種人權自由，而且獲得這一成

① “阿留帕几底卡”原是希臘大演說家伊索克拉底斯的一篇演說。作者沿用其名。原來那篇講演的內容是呼喚雅典人恢復舊民主制和阿留波閣來反抗馬其頓人。阿留波閣是雅典人的元老院，由於會址在阿列斯（戰神）山上，故稱阿留波閣。——譯注。

② 英國議會中審議訴訟案件的一廳，相當於最高法院。——譯注。

③ 指“論英國的宗教改革”、“政界的主教制”、“論離婚”、“論教育”等等論文。——譯注。

就时是从以往彻底破坏我們原則的專制与迷信的深淵中，用超过羅馬人在光复河山中所表現的英勇达成的；那末，毫無疑問，这首先应当贊美上帝我們的救主的大力庇祐；其次便要归功于英格蘭諸位上議員和下議員的忠誠領導和不屈不撓的智慧。如果我們述說善良的人們和高貴的長官們的光榮事迹，上帝并不致于認為有損他的榮耀。你們的光榮事迹已經获得如此巨大的进展，你們不知倦怠的美德已經使全国如此長久受惠，如果我現在才开始述說这些事迹^①，那么，我在称頌者中便可以公正地被認為是最迟緩和最不主动的一个。尽管如此，有三个主要条件如不具备，一切贊揚就將成为純粹的諂媚和奉承；首先，被贊揚的事情必須是确实值得稱贊的；其次，必須尽最大可能証明被稱贊的人确实具有被稱頌的优点；另外，贊揚人的人如果說明他对被贊揚者确实具有某种看法时，便必須能够証明他所說的并非阿諛。头兩件事我已經尽力做过了；从前有人用淺薄無聊和暗藏惡意的頌揚来四处損害你們的功績^②，我便把頌揚的工作从他手里接收过来。最后要說明的是我不會諂媚我如此稱頌的人；这主要应由我自己来做，我把它一直保留到今天这个适当的机会再做說明。如果一个人能对你們已經完成的高尚事業坦然地加以贊揚，同时又毫無顧忌地对于你們如何能够做得更好的問題同样坦然地表示意見，那么他便已經向你們最可靠地保證了自己的忠誠，并且用最誠摯的爱戴和希望，来拥护你們今后的行动。他最高的贊譽并不是諂媚，而他最平凡的忠言却是一种贊譽；一方面，我將力呈鄙見，說明某一項已公布的法令假如能够撤銷，便將更符合于真理、学术和祖国的利益，而且

① 在这篇文章以前作者已写出“为斯麦挺姆奴斯辯护”以及其他文章，称頌議會。——譯注。

② 在“为斯麦挺姆奴斯辯护”一文中，作者曾指斥主教豪尔借頌揚議會來誹謗議會。——譯注。

撤銷以後，民間就會因此而受到鼓舞，認為你們傾聽輿論的勸告勝過以往其他政治家對於公開諂媚的喜悅；這就不能不為你們寬厚和公平的政府增輝。當人們看到，過去別政府，除了浮華排場以外，並沒有任何值得記憶的事情，他們所發布的任何一條臨時公告只要有人稍一表示不滿，他們便不能容忍；而你們在勝利和成功之中，卻能更寬宏地容許人們對於你們投票通過的法令用書面發表反對意見；這樣他們就會認識到，三年一屆的議會^①所表現的寬宏大度，和不久前竊權的主教以及內閣樞密大臣們所表現的猜忌與傲慢相去不啻霄壤。上議員和下議員先生們，我如果能夠仰仗你們的溫文仁厚、謙恭下人，而對於你們在已經發表的一項法令中硬性規定的條款提出反對的意見，那麼如果有人說我標新立異、傲慢無禮，我就能極為容易地替自己辯白。只要他們知道我認為你們如何崇尚希臘古老高貴的人文主義文化，而鄙夷匈奴和挪威人那種驕橫的野蠻作風，問題就自然清楚了。我們今天所以還沒變成哥特族人和朱特族人^②，就得感謝那些時代高雅的學識和文學。我可以從那些遙遠的時代里，舉出這樣一個人^③；他從自己的家鄉寫了一篇文章給雅典議會，勸他們改變當時實行的民主政體。那時研究學問和雄辯術的人在國內外都受到極大的尊敬。如果他們公開地指摘國政，自由城邦和暴君城邦都會欣然地、非常恭敬地傾聽他們的意見。例如，代昂·普魯沙^④，本是一個外國人和平民雄辯家，他就曾勸說羅得島人反對一條舊法令。這類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完全不必在這裡一一羅列。我畢生研究學術，雖出生于

① 作者所屬時代英國正由查理一世進行橫暴統治，查理王因利害關係曾解散議會。至1640年時不得已而重新召開，但未及一月即解散，謂之短期議會。同年11月又復召開，直至1660年始被解散，謂之長期議會。長期議會早期有一法案規定三年之內至少召開議會一次，每次開會時間不得少於五個月。——譯注。

② 公元5、6世紀時侵入英國的日耳曼民族。——譯注。

③ 指伊索克拉底斯，參看本書第一頁注①。——譯注。

④ 公元一世紀時的大雄辯家，混名“金口若望”。——譯注。

北緯 52 度的寒帶^①，幸而天賦并未因此而減色；如果這些都不能得到充分承認，而必須認為我不能和曾經享有特權、可以向當局進言的人相提並論，那麼我就要爭取使人相信我低於他們的程度並沒有諸位議員高於當時接受意見的當軸者那樣多。諸位上議員和下議員先生們，請相信吧，你們究竟高出他們多少，最大的證明就是你們以深謀遠慮的精神，听取並服從來自任何方面的理智的聲音，並因之而樂於把一切議案，不論是自已通過的還是前人通過的，一視同仁地予以取消。

如果諸位已經作了這樣的決定（誰要是認為諸位沒有作這樣的決定便是一種大不敬），那麼，就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我提供一個恰當的事例來証實諸位有目共睹的熱愛真理的精神和審議事務時不偏不倚的正直精神。這事例就是重新審議諸位制定的〈出版管制法〉。該法規定：凡書籍、小冊子或論文必須經主管機關或至少經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則不得印行。關於保護版權以及關於貧民的規定^② 我不想多談，只希望不要以這些作借口來侵害不曾觸犯任何條款細節的人。但關於書籍出版許可的那一條，我滿以為在主教們垮台^③ 以後就會隨同四旬節^④ 和婚禮^⑤ 許可等條例一起廢除的，現在事實並不如此。因此我要痛切陳詞，首先向諸位說明，這法令的訂立者是諸位不屑於承認的。其次要說明不論哪類書籍，我

① 作者認為人類智慧與氣候有關，嚴寒地帶不適於智力活動。此說受到某些人嘲笑。——譯注。

② 英國出版商公會有保護版權及捐款濟貧辦法。出版管制法對此有所規定。——譯注。

③ 1641 年長期議會第一次改革時，得勢的清教徒曾提出法案，主張取消主教制，不久貴族院中即取消僧侶階級。——譯注。

④ 西俗復活節前 40 天必需守齋，謂之四旬節。英國以往唯有議會法案訂為“魚日”的日子才能吃肉类，謂之四旬節許可。——譯注。

⑤ 英國議會曾有法案規定婚姻是一種聖禮，必須由教會批准。但作者根據其“嚴格的聖經”觀點，認為結婚與離婚是一種世俗契約問題，不應由教會干涉。——譯注。

們對閱讀問題一般應持有的看法。同時也要說明，這法令雖然主要想禁止誹謗性的和煽動性的書籍，但達不到目的。最後，我要說明這一法令非但使我們的才能在已知的事物中無法發揮，因而日趨魯鈍；同時宗教與世俗界的學術中本來可以進一步求得的發現，也會因此而受到妨礙。這樣一來，它的主要作用便只是破壞學術，窒息真理了。

我不否認，教會與國家最關切的事項就是注意書籍與人的具體表現，然後對於作惡者加以拘留、監禁並嚴予制裁。因為書籍並不是絕對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種生命的潛力，和作者一樣活躍。不僅如此，它還象一個寶瓶，把創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純淨的菁華保存起來。我知道它們是非常活躍的，而且繁殖力也是極強的，就象神話中的龍齒^①一樣。當它們被撒在各處以後，就可能長出武士來。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不特別小心的話，誤殺好人和誤禁好書就會同樣容易。殺人只是殺死了一個理性的動物，破壞了一個上帝的象；而禁止好書則是扼殺了理性本身，破壞了瞳仁中的上帝聖象^②。許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個負擔；但一本好書則等於把杰出人物的寶貴心血熏制珍藏了起來，目的是為着未來的生命。不錯，任何時代都不能使死者復生，但是這種損失並不太大。而各個時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真理恢復，這却使整個的世界都將受到影響。因此我們就必須萬分小心，看看自己對於公正人物富於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進行了什麼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樣把人們保存在書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我們看到，有時象這樣就會犯下殺人罪，甚至殺死的還是一個殉道

① 希臘神話中說，底比斯城邦的始祖卡德瑪斯建邦時曾殺死一龍，並將其齒種入地下。隨即從那里長出許多武士，互相殘殺，最後剩下 5 人，成為底比斯的祖先。——譯注。

② 據聖經記載，人是仿照上帝的形象制成的，所以作者說人體是外在的和物質的上帝形象，理智則是瞳仁中內在和非物質的上帝形象。——譯注。

士；如果牽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話，就会形成一場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塵凡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种要素^①——理智本身的生气。这是杀害了一个永生不死的聖者，而不是一个塵凡的生命。当我在反对許可制的时候，不願讓人家說我又在偷运武断專橫的許可制。我將不厭其煩地从历史上引証古代著名的国家关于制止出版界紊乱情况的办法，然后追溯到这种許可制怎样从宗教法庭中产生出来，再說明它怎样被我們的主教們抓住，同时它本身又怎样抓住了許多長老会的長老。

雅典的書籍和哲人比希腊任何其他部分都要多。我發現雅典的長官只注意兩種文字，一种是瀆神和無神論的文字，另一种是誹謗中伤的文字。因此，普罗塔哥拉由于在一篇講演中开头就坦白說他不知道“有沒有神存在”，于是他的書便被阿留坡閣^②下令焚燒了，人也被驅逐出境了。至于禁止誹謗方面，也有律令規定不能象“旧喜劇集”^③一样指名誹謗任何人。从这一点来看，我們就可以猜想到他們是如何限制誹謗的。后来西塞罗写道，事实証明这种办法很快就禁絕了其他無神論者挺而走險的思想和公开的誹謗。至于其他的派別与看法，虽然也傾向于誨淫誨盜或否定天命，但他們都不予注意。因此，我們从沒有看到伊壁鳩魯的学說、昔勒尼学派的放縱無度、昔尼克学派厚顏無耻的說法受到法律的干涉。同时，他們虽禁止旧喜劇派作家的作品上演，但史料上却沒有說禁止他們写劇。大家也都知道，柏拉圖还介紹他那位君王学者代奥尼苏^④

① 西俗謂構成世界的四種元素是水、土、氣、火。第五元素則是非物質的精英或以太。——譯注。

② 見本書第1頁注①。——譯注。

③ 其中有阿里斯托芬等人的劇作。歐里庇得斯和蘇格拉底在此書中曾受到阿里斯托芬無情的嘲笑。——譯注。

④ 叙拉古暴君父子，二人均曾師事柏拉圖。此處指其子。讀阿里斯托芬喜劇事作者可能是根據撒母爾·柏蒂的說法。——譯注。

去讀這些喜劇家中最放蕩的一個——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據說神聖的金口若望每夜都研讀這個作家的作品，並且具有一種技巧，能把其中骯髒的激憤話清洗成一種動人心弦的說教，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希臘另一個領袖城邦——拉栖第夢的立法者萊喀古斯非常崇尚高貴的學術，所以便首先在愛奧尼亞搜集了荷馬的散篇作品，並從克里特把詩人泰利斯請了來，用他優美的詩歌來馴化斯巴達的乖戾習氣，並請他為他們制定禮法。斯巴達人竟然依舊那樣缺少詩書禮樂之風，那樣沒有書卷氣，真是令人大惑莫解。他們不管其他的事情，一心只崇尚征戰，他們根本不需要書籍許可制，因為他們除開自己那種簡短警句以外，根本不喜歡任何其他東西。他們找了一個很小的借口就把阿奇洛科斯^①趕出了城邦，原因可能就是他的寫作風格離開他們那些軍歌和小調太遠了。假如說這是因為他那直言不諱的詩^②，那麼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因此提高警惕，他們在男女混雜的談話中仍然放蕩不羈。歐里庇德斯在他的“安德羅慕奇”^③一劇中說，他們的婦女全都不貞潔。這些都可以提供線索，說明希臘所禁止的是哪一類的書。羅馬人的情形也是一樣；在許多年代中他們都習慣於軍營的粗野生活，風尚大致和拉栖第夢人相同。他們所知道的學術只是十二銅表法、大祭司團^④、占卜師、弗拉門^⑤所教給他們的宗教和法律事宜，其他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當卡尼底斯、克利托累阿斯、斯多葛派的代奧古尼出使羅馬^⑥時，趁機使這個城嚐試了他們的哲學，當時竟連監察官加圖

① 派羅斯島詩人，據云長短句就是他創造的。——譯注。

② 據云阿奇洛科斯曾寫詩諷刺李堪布的女兒（有一個女兒曾許與阿奇洛科，後又拒絕），使她們上吊自殺。——譯注。

③ 希臘神話中女英雄名，赫克托之妻，歐里庇德斯在此劇中發表其厭棄女人的觀點。——譯注。

④ 原系梯伯河上築橋的監督者，後管理國家宗教事宜。——譯注。

⑤ 專祠一神的祭司，每天貢獻犧牲，但無祭司團。——譯注。

⑥ 卡尼底斯是斯多葛派的反對者，雅典第三學園的創立者。克利斯托累阿斯是亞里士多德門下逍遙學派的領袖人物。前者率領後者及代奧古尼於155 B. C. 赴羅馬請求寬免雅典的罰金，並曾於該城以詭辯方式發表演說。——譯注。

这样的人都怀疑他们是煽动者，于是便在元老院中提議把他們立即赶走，并把一切阿提喀^①的空談者驅逐出意大利去。但西庇阿和其他高貴的元老制止了他和他那种旧薩賓^②的严酷作風，反倒对这些人大为优礼。这位监察官本人到老年时也终于学习起他以往口誅笔伐的东西来。同时，最早的两个拉丁文喜剧家涅維优斯和普勞圖斯也使这个城市充满了从麦南德和菲勒門^③那里借来的場面。于是他們也开始考虑如何对付誹謗性的書籍与作家的問題了。不久之后，涅維优斯就因为笔鋒过激而被捕入獄，直到他声明收回自己的作品才由护民官予以釋放。我們在書上也看到奧古斯都焚燒毀謗性的書籍，惩治誹謗者。如果有人写出东西褻瀆了他們所崇拜的神，無疑也要遭到严酷的惩罚。但除开这两点以外，書中到底說些什么，長官从不过問。因此盧克萊茨^④便能不受責难地把他的伊壁鳩魯学說用詩的体裁写給执政官曼米阿斯。后来又光荣地被羅馬的国父西塞罗重新編撰出来，虽然西塞罗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反对伊壁鳩魯的看法。同时，刘西里阿斯、卡特盧斯和弗拉科斯（賀拉斯）等人^⑤虽然曾說过尖刻而露骨的諷刺言詞，但也沒有任何命令禁止他們。在国事方面，提圖斯·李維虽然在他的史書中極力称頌龐培，但敌党的屋大維·愷撒^⑥（屋大維）并没有限制他的書。納庄（奧維得）^⑦老年时曾因早年所作的某些淫蕩詩句

① 雅典城所在的一州，意即雅典式的。——譯注。

② 古羅馬部族初起时所住的山，加圖的田庄也在这里。——譯注。

③ 希腊喜剧家，麦南德还是新雅典派喜剧的代表人物，他的題材从旧派的政治事物轉向日常生活。——譯注。

④ 羅馬唯物主义哲学家，曾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繼承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哲学。——譯注。

⑤ 刘西里阿斯是諷刺作家的領袖，卡特盧斯是抒情詩人，弗拉科斯即名詩人賀拉斯，以上均羅馬时代人。——譯注。

⑥ 李維在其“羅馬史”中描写內战时，对龐培表同情，屋大維（即屋大維·愷撒）登位后只笑称之龐培派，而未加迫害。——譯注。

⑦ 羅馬名詩人，被屋大維放逐到里海边，原因据說是与宮闈秘密有关。——譯注。

而被屋大維驅逐出境，但這不過是某些秘密原因的幌子，那本書既沒隨着被查禁也沒被沒收。從那時以後，羅馬帝國除了暴政以外就很少有其他的東西了。如果我們看到壞書被禁的少而好書被禁的多，那是一點也不稀奇的。關於古人認為哪些作品應受限制的問題，我想以上已經說得十分詳細了，其餘的便是任何人都能隨便議論的事。

往後皇帝都變成了基督徒。我認為他們關於這一方面的限制並不比以前嚴。所有被認為是大異端邪說的書都經過檢查、駁斥、並在大公會議^①上加以譴責，但直到這時，並沒有被帝國當局禁止或焚燒。至於外教作家，除非他們象波非利阿斯和普羅克盧斯那樣公開謾罵基督教，否則就沒有禁令禁止他們。直到公元400年左右，在迦太基宗教會議上，才規定禁止主教閱讀外教人的書，但異端邪說還是可以讀的。早在他們以前，其他人則是忌諱異端邪說的，但不那樣忌諱外教人的書。早期宗教會議和主教們只是常宣稱某些書不值得推薦或流傳，讀與不讀却由各人的良心決定，一直到公元800年以後才改變。這一情形早就由特里騰(特令托)宗教會議的偉大揭發者保羅(薩比)神甫所指明^②。從公元800年以後，羅馬教皇就尽情壟斷政治權利，想象從前控制人們的判斷一樣，把自己的統治之手伸出來遮住人們的眼睛。凡屬不合他們口味的東西他們都禁止閱讀，並且付之一炬。但他們的檢查還是較寬的，象這樣處理的書並不多。直到馬丁五世才下詔書，非但禁止讀異端邪說的書，而且首開先例把讀這類書的人開除教籍。教廷所以發布較嚴的禁令，主要由於那時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書已經震動一時。教皇利奧十世和他的後繼者一直遵循着這條路，直到特里

① 全世界主教參加的宗教會議。——譯注。

② 保羅俗名薩比，曾為1545—1563年間陸續在意大利特令托召開的宗教會議寫出一部歷史，史中說明會上曾討論禁書問題。——譯注。

騰(特令托)宗教會議與西班牙宗教法庭同時舉行時，才產生了或補齊了禁書書目和刪節索引，把許多古代優秀作家的五臟六腑都翻一個過。對他們說來，這種侵害比任何人在他們墳上所能做出的侵害都要嚴重。而且他們還決不限于異端邪說，任何不合他們口味的東西他們都不是下禁令，便是直接列入新的情況目錄。為了使他們的侵害手段更加嚴密，他們最後還創制一項辦法，規定所有的書籍、小冊子或論文，不經兩三個如狼似虎的修士批准或許可，就不許印行。好象聖·彼得把天堂里管印刷的鑰匙^①也交給了他們似的。我們不妨舉些例子來看：

茲命法官齊尼審查本書中有無不可出版之處。弗羅梭薩區
副主教文生·拉巴塔。

此書已經審閱，其中並無妨害天主教信仰及禮教之處，特此
證明……

弗羅梭薩區法官尼河羅·齊尼。

根據上述證明，達文札蒂此書可准予付印。

文生·拉巴塔等。

准予付印，7月15日。

弗羅梭薩市宗教法庭法官修士西蒙·芒貝
達美利亞。

誠然，他們有一種想法；如果陷在無底深淵中的人沒有及早越獄逃跑，那麼這四道符咒就能把他關在下面，永世不得翻身。我只怕他們下一步就會把克勞狄烏斯要實行而沒有實行的出版許可令抓到手里了。現在請看看另一種形式——羅馬的戳記：

如主教府理家批准，即可准予出版。

副攝政，貝爾卡斯特羅。

^① 傳說耶穌曾以比喻的方式叫彼得掌管天堂鑰匙，意思是讓他決定誰該進天堂。——譯注。

准予出版。

主教府理家，修士尼河罗·罗道菲。

有时在一篇标题页上就可以发现五条出版许可令，一唱一和地写在上面，就好象几个秃头僧侣在点头互相恭维一样，而作者则只能莫名其妙地站在旁边，不管他那申请书下批的是付印还是退回都是如此。正是这些应答圣歌和可爱的对口曲，在不久之前用它们悦耳的回音把我们的主教及其下属迷住了；于是他们便如法泡制地制定了那种气派十足的出版许可令，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其中一种是从伦伯斯主教府^①里出来的，另一种是从圣·保罗教堂西边^②出来的。这一切都是死抄罗马，连命令文都是用拉丁字写的。就好象写这命令的那支渊博而讲究文法的笔，落墨就只能是拉丁字一样。他们也许认为任何别的语言都庸俗得不配用来表达这样纯真高贵的出版许可令。但说英语的民族在自由方面的成就是独步古今的。我倒希望他们是因为在英文中找不到那样奴颜婢膝的字来写出这条独断专横的许可令才用的拉丁文。以上我把这书籍出版许可令的制订者和来源向诸位作了清楚的陈述，并条理井然地指出了它的来龙去脉，这种命令在任何古代的国家、政府或教会中都从未听到过。我们自己远近的祖先们遗给我们的法令中也没有这种规定，任何经过宗教改革的城市或外国教会的现代习俗中也没有这样的命令。这是从最反基督的宗教会议和最专横的宗教法庭上发出的。以往书籍和生灵一样，可以自由进入这个世界。心灵的生育受到扼杀并不比身孕的生育受到的多。并没有一个嫉妒的约诺架着腿^③在诅咒任何人的心灵子嗣的出生。假如

① 即坎特伯雷主教府。——译注。

② 指书商公会。也有人说是指伦敦主教府。——译注。

③ 据希腊神话记载，宙斯之妻约诺在赫尔克斯出生时架着腿坐在门槛上诅咒，以后架腿就成了不祥的象征。——译注。

生出来的是一个魔鬼的话，誰又能說不应当把它付之一炬或沉入大海呢？但一本書在出生到世界上來以前，就要比一个有罪的靈魂更可怜地站在法官面前受审，它在乘渡船回到光天化日之下來以前就要在陰森黑暗的环境中受到拉达馬都斯那一伙人^①审判；这种事是从未听說过的。直到那个牛鬼蛇神似的罪惡机构（羅馬教廷）由于宗教改革而感到心慌意乱，才找出一个新的灵簿獄^②和地獄，以便把我們的書籍也归入应遭天罰之列。我国想过宗教法庭癮的主教們，和他們的一批嘍囉如获至宝般地、煞有介事地抓住了这小点稀世之珍，并令人唾罵地加以模仿。書籍許可法令的肇始者無疑就是这批人。諸位是决不会喜欢他們的。当有人瀆求諸位通过这一法令时，諸位的原意和他們那种罪惡的企圖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的。凡是知道諸位行为如何正直并如何尊重真理的人便可以立即証明这一点。

也許有人會說：制定者虽坏，法令本身如果是好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也許是这样。但如果不把它說成是这样的一个奥妙的發明，而用人人都能明白的方式說出來；同时，事实上古往今來一切法度清明的共和国都不采用它，唯有那些極端虛偽的煽动者和压迫者，才急于向它乞灵，其目的又只是破坏和阻撓宗教改革的來臨——在这种情形下我就会同意某些人的說法，認為这是一种十分棘手的丹藥，連刘利阿斯^③也不知道怎样从这里面提煉出好东西來。說到这里，我只要求諸位在我沒有一一分析它的性質之前，应当把它当成一种危險和可疑的果实看待。肯定地說，从結出这种果实的树来看，它是理应如此的。但目前我还是要按照前面所

① 指地獄三法官。——譯注。

② 天堂与地獄邊緣的地方，未受洗嬰兒及外教賢哲的所在处，作者借喻禁書目及删节索引。——譯注。

③ 馬朱卡（即今地中海中的馬罗卡島）地方名煉丹家。——譯注。

提出的順序，先說以下的問題：不論書籍如何，我們對於閱讀問題應採取什麼看法？閱讀的利弊如何？

摩西、但以理和保羅對埃及、迦勒底和希臘的學術都非常精通。不博覽它們的書是不可能辦到這一點的。保羅尤其認為在聖經中插入希臘三個詩人的句子也不能算是瀆神，這三人中有一個還是悲劇家^①。如果我們不堅持引用他們的事例的話，那麼應該知道這一問題在原始基督教的聖師之中有時還是引起爭論的。但主張閱讀既合理而又有益的人究竟占壓倒優勢。當基督信仰最陰險的敵人——叛教者茹里安^②下令禁止基督徒研究外教學術時，這一點就非常清楚了。他說：“他們將用我們自己的武器傷害我們，用我們的科學與藝術征服我們。”果然，基督徒由於這個陰險的法令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幾乎陷入無知狀態。所以阿波林納利阿斯父子^③把聖經改變成講演、詩歌、對話等形式，並擬定一部基督教文法，他就象人們說的那樣從聖經中制定了七大學科^④。但歷史家蘇格拉底^⑤說：神意的安排比阿波林納利阿斯父子的辛勤勞動要高明得多，因為他把那條破壞學術的法律連同制定者本人的性命一起消滅了^⑥。由此看來，他們認為禁止學習希臘學術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並認為這種迫害比代克優斯和代奧克利興的公開

① 指提多書中所引用的革哩底(克里特)的愛皮蒙尼底，使徒行傳中引用的阿拉土；和哥林多前書中所引用的歐里庇得斯或麥南得。——譯注。

② 君士坦丁大帝之侄，從小就是基督徒。公元361年就帝位時正式宣布放棄基督信仰，被稱為叛教者。後與波斯人作戰時陣亡。——譯注。

③ 亞歷山大里亞人，兒子是該城主教。茹里安發布法令後，即以荷馬詩體寫“教會史”24卷，並仿照品達、歐里庇得斯、麥南德等人體裁寫基督教的詩，以示反抗。——譯注。

④ 按古制七大學科包含算術、音樂、幾何、天文等四大科及文法、邏輯和修辭等三大科。——譯注。

⑤ 公元與世紀時曾寫“公元306—439年的基督教教會史”，並非希臘時代的蘇格拉底。——譯注。

⑥ 公元363年，茹里安死於戰場，約維安繼位後將其法令取消。——譯注。

殘酷手段为害更大，更能暗中削弱教会。聖·热罗尼姆在四旬节的一个夢里由于念西塞罗的作品而受到魔鬼的鞭打，这事大概也是由于上一政治趋势而产生的。要不然便是他那时害了热病，因而昏昏沉沉地看見了幻影^①。假如鞭打他的是天使，那就除非是責罰他研究西塞罗学說过多，責罰他閱讀的方式不对而不是譴責他讀着沒有用处。否則他念严肃的西塞罗作品就受罰，而讀放蕩的普勞圖斯的作品(据他自己坦白，不久前讀过)倒不受罰；同时受罰的只是他一个人，而其他許多古代的教父晚年都拿这些綺麗輕松的作品消遣却并不受这种魔影的鞭笞，那就未免显然不公平了。比方說，巴西尔^②就曾教导別人說荷馬的游戏詩“馬吉梯斯”(現已失傳)如何可以善用。那么意大利的浪漫詩“摩甘提”为什么就不能同样加以利用呢？縱使我們同意可能在异象中受审，但欧西比阿斯所記載的异象比热罗尼姆給修女欧斯托兴写信时所說的这个故事早得多，而且他還沒害热病。公元 240 年，教会中有一个代奥尼苏·亞历山大尼叔斯，以虔誠和博学著称；这人就是以精通异端的書籍来反对异端的。后来有一个神甫严厉地指摘他何以竟敢胡乱讀这类惡濁的書籍。这位高尚的人不願冒犯他，于是便發生了內心的矛盾。他在一封信上說，后来上帝忽然賜与他一个异象，說了这样几句使他安心的話：“你不論拿到什么書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的能力作正确的判断和探討每一件事物。”他对这个啓示很願接受。因为这更符合“帖撒罗尼迦書”上所說的：“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③他还可能提出帖撒罗尼迦另一句深入人心的話：“在潔淨的人，凡物都潔淨。”^④不但酒和肉是这样，而且連一切好

① 热罗尼姆手札說他本人在四旬节得热病断食时，夢見自己在上帝审判台前被否定是基督徒，并說他喜爱西塞罗哲学，因而命天使鞭打他。弥尔顿提出理由說是魔鬼鞭打他。——譯注。

② 卡帕多西亞主教。——譯注。

③ 見“帖撒罗尼迦書”第五章，第 21 节。——譯注。

④ 見“提多書”第 1 章，第 15 节。——譯注。

的和坏的知識都是这样。只要心灵純潔，知識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書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書籍就象酒和肉一样，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但上帝在那个不容置疑的异象中始終說：“彼得，起来，宰了吃。”^①至于选择問題就随各人判断了。对坏的胃口來說，好肉也和坏肉一样有損害。最好的書在一个愚頑的人心中也并非不能用来作惡。固然，坏肉縱使用最合衛生的烹調法也不能产生什么好的营养，但坏的書籍在这一点上却有所不同；它对一个謹慎而明智的人來說，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他善于發現、駁斥、預防和解釋。謝尔頓在我国的学者中是領袖人物，現在正和諸位一起任职于議會之中，我所能援引的証明又有什么能比他的話更好呢？他那部論自然法与国家法的書中，不但旁征博引地搜集了許多大作家的意見，而且还用許多出色的理由与公理用数学的方式証明道：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錯誤在內，不論是听到的、念到的还是校勘中發現的，对于迅速取得最真純的知識說来，都有極大帮助。因此，我認为上帝从前普遍扩充人类肉体的食物时，始終沒有用节制的原則，因此，正和以前一样，关于我們心灵的食粮和消化問題，他也任人选择。这样，每一个成熟的人便都要在这一方面使用他最高的智能。节制是多么偉大的美德，在人的一生中又是多么重要啊！但上帝把这样大的事情完全交給了成年人，讓他們憑自己的品性作决定，此外並沒有提出任何法律或規定。因此，当他在天上亲自为犹太人定律法的时候，每人每天所得的食物是一俄梅珥^②。这一分量縱使是胃口最好的人吃三天也吃不完。这些“都是入口的而不是出口的，不可能污穢人”^③。于是上帝便不会把人們永远限制在一切規定好了的幼稚状态之下，而使他自己具有理

① 見“使徒行傳”第十章，第 13 节。——譯注。

② 一个俄梅珥 (omer) 等于 $5\frac{1}{10}$ 品脫，每一品脫等于我国 0.56 升。——譯注。

③ 見“馬太福音”第 15 章。——譯注。

智來選擇。如果對於一向用說服來管理的事物轉瞬間增加許多法律和強制規定，那麼說教就沒有工作可做了。所羅門告訴我們說閱讀會使身體疲乏，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英明的聖經作者都沒有說閱讀是不合法的。如果上帝認為限制閱讀是有益的，那麼他告訴我們閱讀那類書籍不合法比告訴我們閱讀會使身體疲乏要簡單得多。至於受聖·保羅勸導而改奉基督的人焚燒以弗所那些書的問題^①，答复是那次燒的都是關於幻術的書。這是敘利亞人燒的，是一種平民自發的行為，我們可以自發地加以模仿。那些人在悔恨之中把自己所有的書燒掉了。當地的長官並沒有受權辦這種事。敘利亞人實行了那些書中的邪術，其他的人如果只是閱讀的話，便可能從其中獲得益處。我們知道，在這個世界中，善與惡幾乎是無法分開的。關於善的知識和關於惡的知識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和千萬種難以識別的相似之處，甚至連賽克^②勞碌終生也揀不清的種子都沒有這樣混亂。在亞當嚐的那個蘋果的皮上，善與惡的知識就象連在一起的一對孿生子一樣跳進世界裡來了^③。也許正是由於這一劫數，亞當才知道有善惡，也就是說從惡裡知道有善。因此，就人類目前的情況說來，沒有對於惡的知識，我們又有什么智慧可作選擇，有什麼節制的規矩可以規範自己呢？誰要是能理解並估計到惡的一切習性和表面的快樂，同時又能自制並加以分別而選擇真正善的事物，他便是一個真正富於戰鬥精神的基督徒。如果一種善是隱秘而不能見人的；沒有活動，也沒有

① 據聖經“使徒行傳”第19章記載，保羅到以弗所時有猶太族趕鬼的人撞白以耶蘇的名向惡鬼附身的人說話，後有二人被此人所傷，於是眾人懼耶蘇而焚燒邪書。——譯注。

② 據希臘神話記載，愛神維納斯之子丘辟特愛上了人類之魂賽克。維納斯大怒，將一大堆小麥、小米、豌豆等等的種子混在一起，叫他當夜就分出來，後來螞蟻同情賽克，幫他分清。——譯注。

③ 見聖經創世紀。——譯注。

气息，从不敢大胆地站出来和对手见面，而只是在一場賽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我是不敢恭維的。在这种賽跑中，不流汗、不吃灰决得不到不朽的花冠。的确，我們帶到世界上来的不是純潔，而是污穢。使我們純化的是考驗，而考驗則是通过对立物达到的。因此，善在惡的面前如果只是一个出世未久的幼童，只是因为不知道惡誘惑墮落者所允諾的最大好处而抛弃了惡，那便是一种無知的善，而不是一种真純的善。它的潔白無瑕只是外加的一層白色而已。严肃的詩經斯宾塞尔(我个人認為作为說教者，他比邓司·斯科塔司和托馬斯·阿奎那斯都强)通过奎恩来描写真正的节制时，奎恩是帶着棕欖叶的十字架經過馬蒙洞和人間幸福之亭出現的^①。这样他就能看見，也能知道，但能自制。因此，在我們这个世界中，关于惡的認識与观察对人类美德的構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辨別錯誤肯定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既然如此，我們如果想探索罪惡与虛偽的領域，又有什么办法能比讀各种論文、听各种理論更安全呢？这就是兼容并包的讀書法的好处。

这种閱讀法的害处，一般認為有三种。現在不妨分別加以討論：

第一，兼容并包的讀法可能使毒素流傳。但照这样說来人类关于一切世俗学术和宗教問題的爭論便应当完全取消，甚至連聖經本身也不应存在。因为这里面常說到非常粗野的瀆神事件以及惡人們非常不雅的肉欲。有时还說到最神聖的人如何用伊壁鳩魯的話急躁地埋怨天意^②。在其他大的爭論中，对一般讀者的解答都是模稜兩可而十分晦澀的。大家不妨去問問犹太法学者，犹太法典中到底有什么东西那样有損他們的边注的体面，以致使摩西和

① 見愛德蒙·斯宾塞尔：“仙后”第2卷，第5篇及第12篇。——譯注。

② 指約伯書、傳道書及一部分詩篇。——譯注。

其他先知都不能讓他們把本文中的話說出來呢^①，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天主教徒才把聖經本身列為第一類禁書^②。在聖經之下，接着應當禁絕的便是最古的教父著作。例如亞歷山大里亞的克列門^③和歐西比烏斯寫的“接受福音啓示錄的準備”，^④都把外教人在接受福音之前的淫蕩事情一一數給我們聽。誰又不知道伊魯略、愛匹芳尼烏斯、熱羅尼姆等人所發現的異端邪說比他們能駁倒的要多，而且往往是異端的意見比他們更加正確呢？至于說外教中所有影響最大的作家（也可以認為是學術攸關的人）寫書時用的語言都是我們看不懂的，這樣說也沒有好處。因為我們很清楚，有些最壞的人是知道這種語言的。他們非常能干，而且非常殷勤地把他們所吸收的毒素首先灌輸給宮廷中的朝臣，告訴他們最高等的享樂，并把非難罪惡的說法告訴他們。尼祿稱為宴樂總監的彼得朗尼阿斯^⑤可能就是這樣做的。阿列佐地方有一個臭名遠揚的惡棍^⑥，意大利朝臣們又怕他又喜愛他，這人的行徑可能也是如此。亨利八世也曾開玩笑地說某人“是地獄的代理人”^⑦，為了後代的緣故我不提出他的名字來。有了這種捷徑之後，外國書籍的一切毒素便可以循着一個十分捷便的道路傳播到人民中間來。通往印度的路程雖然可以取道契丹北面從東方去^⑧，也可以取道加拿大

① 猶太法學者有一條通則，就是本文中過分淫蕩的話在注釋中必須加以修飾才能寫出來。——譯注。

② 天主教禁止教徒們閱讀沒有注解的聖經本文。——譯注。

③ 公元二世紀人，曾寫致希臘人書，揭露其舊宗教中的異端猥褻事情。——譯注。

④ 描寫基督教未產生前的外教世界。——譯注。

⑤ 尼祿皇帝的寵臣，後因遺忌被殺。其著作“諷諭詩”中充滿粗鄙的幽默。——譯注。

⑥ 系巴齊之子阿勒廷諾。小時由於為文諷刺教會當局被逐，後因機靈而獲得教皇及其他要人的歡心，詩文中充滿粗鄙的幽默。——譯注。

⑦ 可能是指吳爾西或狄斯，兩人均曾親近亨利八世。“地獄的代理人”一語影射教皇，因教皇被稱為“上帝的代理人”。——譯注。

⑧ 此處指想象中的旅程。傳說謂契丹是韃靼的一部分，是可汗統治的境域。——譯注。

西方去，但和上述毒素所循的捷徑比起来还是差远了。然而我国西班牙法庭式的書籍許可制度却紧紧地箝制住了出版物。从另一方面說来，宗教問題論战的書籍显然对于有学識的人比对于無知無識的人的危險更大，更值得疑虑。因而这类書籍决不能讓檢查者去碰它。我們很难举出例子說明任何一个無知識的人被英文的天主教書籍引誘坏了，除非是天主教的傳教士推荐給他并为他作了解釋。是的，这类論文不論真假如何，都象以賽亞書对那位太监一样^①，沒有人指导是沒法理解的。但我們的祭司和博士們有多少由于研究耶穌会士和瑣尔朋学院^②的注釋而受了腐化，同时他們把这种腐化的影响散布到人民中来有多么快，我們惨痛的教訓是記憶犹新的。我們不能忘記，明敏的阿明尼阿斯^③只是因为要駁斥德佛特一篇無名的論文而細讀了一番，后来就走上了錯誤的道路。縱然如此，如果要压制这类書籍以及大量流行而極易腐化生活与歪曲教义的書籍，就不能削弱学术和論辯能力。虽然这两种書籍極容易被有学識的人接受，而异端邪說和腐化墮落的东西也極容易从他們这里傳布到民間去。但邪惡的風俗却完全能够不通过書籍而找到上千条其他的途徑傳播，这些途徑是沒法堵塞的。邪惡的說法只要有人指点，完全不憑書籍就可以流傳。教士要作这类指点大可以不写書，因而也無法禁止了。根据以上各点，我不难指出这为害多端的書籍出版許可制应作为無用而又不可能實現的事情立即予以撤除。縱使是操乐观看法的人也不能不把这制度比作一位高明的先生用关园門来攔住烏鴉的办法。此外还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如果有学問的人將首先从書籍中接受并散布邪惡

① 見聖經“使徒行傳”第 18 章。——譯注。

② 巴黎最大神学院，从首建者得名。——譯注。

③ 荷蘭神学家，曾受命駁斥一篇反喀尔文教派的論文，后来反而極力反对喀尔文派的命定論，被弥尔頓認為离經叛道。德佛特是荷蘭城名，以陶器著名。——譯注。

与錯誤的說法，那么掌管許可制的人如果不是我們認為、或他們自以為比國內任何人都更可靠，更不易受腐蝕，人家又如何能信任他們呢？如果說，一个聰明人就象一个优秀的冶金者一样，能从一堆矿渣似的書中提煉出金子来，而一个笨人則拿着一本最好的書和不拿書同样是一个笨蛋，也就是說縱使限制笨人讀書也無补于他們的愚笨；那我們就沒有理由因为要限制笨人而剝夺聪明人在增加智慧方面的任何便利条件。如果要經常十分严格地限制，才能使一个人远离不适合閱讀的东西，那末我們就不但要根据亞里士多德的說法，而且要根据所罗門和我們的救主的說法^① 不賜給他良好的箴言，因此也就不讓他念到好書。肯定地說，最沒有价值的小冊子对聪明人也比聖經对于笨人要有用一些。

第二，有人反对說，我們沒有必要就不应当讓自己受到引誘。同时，我們也不应当把時間浪費在沒有用的东西上。关于这两个反对意見我們从上面已經說过的理由里就可以提出答复；对于所有成熟的人來說，这些書籍并不是引誘或無用之物，而是有用的藥剂和煉制特效藥的材料，而这些藥品又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至于其余的人，象小孩或幼稚的人，他們沒有技术来煉制这种藥品原料，那就应当劝告他們自行节制。但是要用强力来限制他們，則是宗教法庭中一切許可制办不到的。

第三点要說明的是：这种許可法令絕达不到自身的目的。从以上所說的看来，这一点已經非常清楚了，甚至使我都不願再作解釋。所以人們說，当真純的真理自由發抒时，它的展示是一切方法和討論所赶不上的。

^① 据聖經記載，耶穌曾說过：“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猪前”（見馬太福音第7章），所罗門則說：“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見箴言第26章），并說“愚頑人說美言本不相宜”（見箴言第17章）。亞里士多德說“政治学对于受情欲支配的人說來是沒有用处的”（見倫理學第1卷第3章）。

从一开始我就竭力证明古代一切法度清明、珍视书籍的国家，都不会采用这种许可制的办法。也许有人会反驳道，这是后来才发现的可靠办法。关于这一点我的答复是这样：这原是一桩极浅显而又容易想到的事情。纵令是难以发现的，他们也应当早就有人提出来了。然而他们并没有采用这种制度，这就向我们说明了他们抱着什么看法。他们所以不采用，并不是由于不知道，而是由于不赞成这样的办法。柏拉图是一个很高的权威，但决不是由于他那本“共和国”^①而见重于世的。他那本“法律篇”一直没有任何城邦接受，他在这里面为那些幻想的城主们定立了许多法令来满足自己的幻想。连在其他问题上崇拜他的人也希望把这种东西埋葬掉，并解嘲说这是他在“学园”的晚宴中多喝了酒杯而失口说出来的。根据这些法律看来，他似乎除了严酷的条令所许可的以外就不能容忍任何其他的学术。这些学术大部分是偏重实际的传统技艺^②，要学会这一套东西，只要比他自己的对话集小得多的一个丛书就够了。同时他还规定，任何诗人的写作在未经过法官或法庭人员审查批准以前不得向任何平民朗诵。但事实很明显，柏拉图的原意是说这种法律只能适用于他那幻想的共和国。但当初他不甘受自己的立法限制，而要去管闲事；他写下了许多对话和乌七八糟的警句，同时又不断地研读索福龙·密摩斯和阿里斯托芬等人粗鄙不堪的书；阿里斯托芬对自己的朋友曾进行恶毒的诽谤，柏拉图还介绍暴君代奥尼苏去念他的书，其实代奥尼苏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来消磨时间。根据这些，柏拉图就很应当被自己的长官驱逐出境。试问他象这样做又有什么必要呢？同时他也知道他那种诗歌的许可制必须联系到而且要依靠他那幻想共和国中许多别的条令，而这些在现实的世界里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他自己以及

① 此译所得的结论是：艺术与诗歌必须予以禁止或严加管制。——译注。

② 指农艺、机械方面的技艺。——译注。

任何其他的高官与城邦都没有采用那种办法，如果把那种办法和其他并行的法令分开，就必然等于虚设和毫无结果。因为他们如果采取其中一种严格的办法，就必须无分轩輊地也注意管制一切其他同样易于腐蚀心灵的事物，否则单独在一方面下功夫是必然徒劳无益的。这就等于把一道门封起来防止腐蚀，而又不得不把周围其他的门大大地敞开一样。如果我们想要通过管制印刷事业来移风易俗，那我们就必须同样管制快人心意的娱乐活动。除了庄严的和陶立安式的音乐以外，我们就不能听其他的音乐或者写作、咏唱其他的歌曲。同时对于舞蹈也必须要有经过许多备案的表演者；任何姿态、动作和风格，要不经过他们批准认为是纯洁的，就不能教给我们的青年人。这一切柏拉图都作了安排。如果要对每一家人家的琵琶、提琴、吉他等都加以鉴定，这种工作就不是二十个许可制检查员所能胜任的了。人们的闲谈也不能任其自流，说话的内容也势必事先经过许可。试问抒发柔情蜜意的民歌小调在闺房中低声轻柔地弹奏出来，又有谁去禁止呢？还有，窗口和阳台也是必须考虑到的。有许多狡猾的书籍，外面包着一个“包藏祸心”的书皮发售，这又由谁来禁止呢？是不是也由那二十个许可制检查员来管呢？此外，乡村也必须派查访员去检查一下短笛和三弦琴到底演奏了一些什么，甚至连民歌和市镇上的每一个提琴师所奏的全部乐曲也得管管，因为提琴师就是乡下人的桃源派和蒙特·梅优^①。其次，英国人家庭中的豪华奢侈的饮宴已经受到了国外的訾议，试问民族的堕落习气又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呢？谁又能来管制我们日常的狂欢饮宴呢？同时，民众常常到沽酒卖醉的酒家去闲荡，那又有谁来禁止呢？其实裁缝裁剪的服式也必须要有经过许可制

^① 桃源派是意大利文学团体，第一部知名的桃源派诗是意大利诗人沙那札罗在1500年所作的田园诗，至1580—1年时腓力·悉尼又发表了自己的桃源派诗。蒙特·梅优是葡萄牙诗人，曾仿沙那札罗写诗。——译注。

挑选出的头脑比较清醒的师傅来监督，以便制出不致伤风败俗的衣服。男女青年互相交谈是我国固有的习惯，那时我们也必须加以管制。试问又有谁去指定应当讨论什么、提出什么论题，而不致超越范围呢？最后，淫乐场所又有谁去禁止，宵小结群又有谁去驱散呢？所有这一切都将存在，而且必然存在。至于如何使它为害最少、引诱最小，那就是当轴诸公的治术之所在了。如果我们从现实世界退到绝对无法实现的新大西岛和乌托邦的政体中去，那对我们目前的情况是毫无裨益的。我们必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也就是上帝指定而无法逃避的世界中制订清明的法律。这一点是柏拉图的书籍许可制所不能办到的，这种许可制必然会牵涉到许多其他的许可制，那样我们就会变得荒唐绝伦、疲憊不堪而又束手无策。但那些不成文的，或者至少是非强制性的，道德教育中的宗教和世俗法律都能作到这一点。柏拉图在这兒^①说这种法律是共和国的纽带和每一条成文法的根基。在那些容易逃避许可制的事情中，它们将起主要作用。法纪颓废和疏忽懈怠自然是共和国的死敌，但要分别什么地方应当用法纪限制、用刑罚督责，什么地方只有说服，那便是政术之所在了。如果对成年人每一种行为的善恶问题都加以规定、限制和强迫，那末美德就将徒具空名，善行也就无须赞扬了，严肃公正和节制也就没有好处了。有许多人抱怨天意不应当让亚当逆命。这真是蠢话！上帝赋给他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做作的亚当，木偶戏中的亚当。我们自己对出于强制的服从和爱以及被动的才干也并不推崇。因此上帝就让他自由，在他前面摆上一个诱人的东西，甚至还把这东西送到他眼前去。他的优点、取得报酬的权利和值得赞扬的节制便都包含在这种情形之中了。上帝要

① 指“共和国”第4卷。——译注。

在我們身上产生情欲，在我們周圍設置享乐之物；如果不是这些东西經過适当的調节就能成为美德的構成成分，試問上帝又何以要这样做呢？如果有人想要借消除罪惡的事物来消灭罪，那他就是个不通人事的人。因为你虽然在一个时候能从某些人身上消除掉一部分，但你一面消除，一面就集起了一大堆东西。同时，象書籍这类普遍存在的東西，也沒法把罪惡从其中消除。縱使你做到了这一点，罪惡也还是原封未动地存在着。你虽然夺掉了一个貪婪之徒的全部財物，他却还是留下了一颗宝石——因为你無法剝夺他的貪婪。你縱使把一切貪欲的对象都消除掉，把一切青年都幽閉起来用最严格的紀律加以管理，但你却不能使原来不純潔的人变得純潔。因此，处理这一問題时就必須極端审慎而又明智。縱令我們可以用这种办法消除罪惡，但应当注意的是我們象这样消除了多少罪惡，就会破坏同样多的美德。因为德与惡本是一体，消除其中之一，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了。这就証明上帝的至高天意是有理由的，他一方面命令我們节制、公正和自治，但又在我們周圍大量撒下令人貪恋的东西，同时又賜給我們一个漫無限制而無法滿足的心灵。試問我們又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严格的制度，忤逆上帝和自然的意旨，取消那些考驗美德和体现真理的东西呢？而書籍如果允許自由出版，就正是这样的东西。我們最好能認識到：法律如果限制了本性無定、并且可以無分軒輊地产生善果与惡果的东西，它本身就必然也是漂浮不定的。如果讓我来選擇的話，我就宁願要一点一滴的善行而不要大量强力限制惡行的东西。因为上帝对于一个賢德之人的成長和完整，比对限制十个惡人的問題要关心得多。其实我們的視、听、言、行，都可以說是我們写出的書，其效果和写作是一样的。如果被禁止的仅仅是書籍，那末这一条法令似乎从根本上就不能达到本身的目的。我們难道沒有看見非議

国政的刊物^① 在不断的攻击議會和我們这个城市嗎？这还不止是一次兩次，而是每星期都有。墨迹未干的刊物就能向我們証明許可制究竟作了一些什么。然而有人又会認為这就正好証实了这条法令的作用。他們会說：这就是实行了这个法令。但肯定地說，假如这项法令对这个特殊事例的作用就是放縱無度和盲目行事，那么今后对其他的書籍又将怎样呢？上議員和下議員們：如果你們想使这条法令不形同具文，那就必須取消和禁絕一切未經許可而已經刊印散發的誹謗性書籍。只有在你們把这些書都开列出清單來，人們才能知道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不禁止的。同时还要下令，一切外国書籍，未經審閱不得流傳。这样的机关就不是少数几个檢查員終日勞碌所能应付的了，而且这种人还不能是一般的庸人。此外还有些書籍是一部分有用而且絕妙，另一部分却有毒而有害；为了使学术的共和国不受到損害^②，就必須有更多的官員來加以刪改。最后，當他們手中大量書籍不断增加的时候，諸位大概还必須把屡犯不改的印刷商开具名單，禁止他們收进任何可疑的活版。簡單地說，如果諸位要使这条法令执行得严格而沒有漏洞，那就必須完全根据特里騰宗教會議和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方式加以修改。然而这些我認為諸位是絕不願意作的。縱使諸位違犯天意、降格以为，这条法令对于諸位原来要求的目的是殘缺不全和沒有效果的。如果为的是防止教派的兴起，那末誰又会这样不学無术呢？我們大家都知道，許多教派一向把書籍当作一种障碍而加以抛弃，但它們却能單憑不成文的傳統習慣歷經多少世代保持自己的教义純潔，不發生混淆。基督信仰在以往的某一个时候也只

① 指保皇派所办的“朝政新聞”，自 1642——1645 年間每星期出版一次，以后还曾不定期出版一个时期。版面为四开紙一頁，有时多些。——譯注。

② 模仿羅馬时代执政官受权保衛国家利益时所說的話，“使共和国不受到損害”（*Nequid res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譯注。